

精  
装  
典  
藏  
本

# 毕淑敏文集

第8卷 · 08



## 送你一条红地毯

毕淑敏 | 著

精  
装  
典  
藏  
本

# 毕淑敏文集

第8卷 · 08

## 送你一条红地毯

毕淑敏  
| 著

CS

湖南文艺出版社



博皓天誉  
CS-BOOK

图书在版编目 ( CIP ) 数据

送你一条红地毯: 精装典藏本 / 毕淑敏著. — 长沙: 湖南文艺出版社, 2014.11  
(毕淑敏文集. 第8卷)  
ISBN 978-7-5404-6983-2

I. ①送… II. ①毕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②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4) 第 243051 号

©中南博集天卷文化传媒有限公司。本书版权受法律保护。未经权利人许可, 任何人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本书包括正文、插图、封面、版式等任何部分内容, 违者将受到法律制裁。

上架建议: 名家经典·小说

毕淑敏文集·第8卷  
送你一条红地毯: 精装典藏本

作 者: 毕淑敏  
出 版 人: 刘清华  
责任编辑: 薛 健 刘诗哲  
监 制: 蔡明菲 潘 良  
特约策划: 董晓磊  
特约编辑: 刘 箏  
封面设计: 姜利锐  
版式设计: 李 洁  
内文排版: 百朗文化  
出版发行: 湖南文艺出版社

(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 508 号 邮编: 410014)

网 址: [www.hnwy.net](http://www.hnwy.net)  
印 刷: 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 
经 销: 新华书店  
开 本: 787mm × 1092mm 1/16  
字 数: 182 千字  
印 张: 19  
版 次: 2014 年 11 月第 1 版  
印 次: 2014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 
书 号: ISBN 978-7-5404-6983-2  
定 价: 46.80 元

(若有质量问题, 请致电质量监督电话: 010-84409925)

毕淑敏文集

送你一条红地毯

## 目录

Contents

|      |         |
|------|---------|
| …001 | 转       |
| …107 | 送你一条红地毯 |
| …212 | 不会变形的金刚 |
| …229 | 妈妈福尔摩斯  |
| …259 | 西红柿王    |
| …288 | 筐子里的水牛  |

湖蓝色的光束，切开尚未弥散开的晚饭气味，把一块单人床板大的长方形，掷到食堂凹凸不平的灰墙上。

人声哗地熄灭了。今晚要连演三部新片子。放映机四周呈半包围状端坐的，是边防站全体官兵（当然要除哨位上的士兵），四周挤满了闻讯赶来的边民。

演电影，是国境线军民盛大的节日。

片子里打得不可开交，映得众人脸上姹紫嫣红。一位苍老的军人从正中位置缓缓站起，猫着腰退出场。

屋外的空气冰冷如汁。寒星在宝黛色的天空稳定地发出燧石般的

光芒，可惜的是它们数量不多。四周耸立的山峰像铅灰色的框架，约束住了广袤的星空，使这个小小边防站像头顶着一盘不屈的残棋。

老军人伸了一个懒腰，好舒畅。背后有极轻微的脚步声，老人头也不回地说：“你看电影吧，我到山上转转。”

警卫员像他的出现一样，烟一般地消失了。

电影是司令员带来的。巡视边防线，这是最好的礼物。他已经看了很多遍开头，可是到底没搞清片子里拳打脚踢的双方，谁是好人谁是坏人。他喜欢单独出来转一转，夜色能隐盖也能暴露太阳底下看不见的东西。警卫员在很远的地方，悄无声息地注视着他的首长。这里是国境线，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。

路陡峭，却并不难走。哨兵双脚无数次的攀登，使每一步的落脚点都扎实稳妥。只要你别回头，你就像走在自家楼梯上一样轻松。

到山顶了。蛇形工事、碉堡式哨楼、弹药箱、报话机……一切都井井有条，但是没有哨兵。

这很正常。风清月朗，在这种能见度极好的夜晚，聪明的哨兵都不会僵立在固定的哨位上。

对面是一个大国。无论国与国的首脑如何握手言欢，国境线上的军人都不敢有一分钟的懈怠。什么叫作国境？就是两个巨人皮肤相接的切面，任何碰撞都会击出火星。

司令员耐心地等待着。时间足够长了，他应该听到一声口令。他

的回令已储存在齿间，并且准备夸奖他几句。年纪轻轻的，别人都在看电影，这不容易。可惜，什么也没有。极远处隐约传来格斗声，不知是电影里的哪一方打赢了。

突然，完全是无声无息的，一个硬邦邦的玩意儿，准确地抵到了他的腰际。一股冰冷的感觉，迅速地在腹部蔓延。

然而，这感觉片刻变得温暖起来。来者动作轻捷、定位准确，像一片落叶了无声息地贴紧目标，完全符合突袭要求。

“小伙子，你干得不错。作为嘉奖，你看电影去。我来站这班岗。”他轻松地说。

那个抵在他肾脏附近的物件，好像准备撤回。实际上司令员错了。持枪的手只是调整方向，旋即将更强的力度，顺着枪管送入他的肌肤。

这个玩笑开得未免太大了一点。司令员不无愠怒，但基本上还不失大将风度地说：“你知道我是谁……”

这句话尚未说完，他就发现自己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——我方值勤哨兵佩带的武器是自动步枪，而绝非近距离作战的手枪！而且，凭着职业军人的敏感，他清楚地分辨出这是一种规格特殊、小巧玲珑的手枪。此刻，纤细的手枪枪管像一枚精致的图章，叩在他上下肢体相交的部位。内径那个空虚的洞穴，透过厚重的军服，将他的皮肉吮吸进去。他明白，在这个空洞里面寸把远的地方，有一粒亮晶晶的铁

豆子……

果然，他背后比他头颅稍高的地方，发出一个平稳而冷漠的声音：“我知道你是司令员。”

数十年的戎马生涯像一条鞭子，在司令员眼前倏忽闪过，他还从未遭遇过如此险恶的处境。第一个反应，不是恐惧，不是愤怒，而是深深的遗憾。真他妈窝囊！玩了一辈子的行当，竟在自己的营区内，被人捉了舌头。

腰间的武器略有些弹性了。是的，对方如果不想使他当场毙命，应该有下一步的动作，不能老这么傻站着。司令员以鹰隼般的矫捷，倏地回转身，闪电似的目光唰地罩住了身后的一切。对方绝非等闲之辈，他是老兵了。一种沉寂了多少岁月的肉搏愿望，像烈焰般燃烧起来。

对手是一个人。对，确是一个人。这很好。也许附近埋伏着同伙。这没什么，时间够用，在同伙赶到之前，我就能把他打倒。个子很高大，这挺好，我不愿同个子比我矮小的家伙打架，赢了也不漂亮。穿着同我军一样的军装，这很正常，完全在意料之中，伪装嘛！现在可以开始打了……等一等，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：让我看看他的眼睛……

司令员曾经面对面地杀死过许多敌人，都曾仔仔细细地察看过他们的眼睛。凶恶的、胆怯的、骄横的……有的还很神气、很英俊。它

们都在他面前熄灭下去，永远不再睁开。于是司令员坚信自己的眼睛里有一种神秘的光线，在他还未曾杀死对手时，他的眼睛就抢先把他们杀死了。

星光下，司令员看到一双忧郁的眼睛，它甚至可以说是很漂亮的。大而深邃，眼珠像警觉的猫眼，凝然不动，仿佛是正方形的。眉毛浓重修长，直挺挺地斜插入鬓角。只是此刻很不舒展，配合着眼睛，做出一个忧郁的神色。

“是你?!”司令员一个踉跄，显然，认出对方的打击，绝不亚于手枪顶到后腰的瞬间。

“是我。”对方若无其事地收起手枪，淡淡说道，“司令员，您也出来走走，呼吸呼吸新鲜空气?”

司令员望着他的下属——这座边防站党的最高干部——教导员桑平原，禁不住七窍生烟。

“哨兵呢?”司令员勉强压抑住喷薄欲出的怒火。他先得把情况搞清楚。

“我让他看电影去了。一年难得几次的机会，新兵蛋子还是小孩呢!”桑平原轻轻地说，“现在我就是哨兵，首长有何指示?”

匆匆赶到的警卫员无声地侍立在一旁，不知这里发生过什么。司令员示意他离开。下面的谈话，他不希望有第三者听见。

“你准备武装劫持你的军事长官了?”司令员气喘吁吁，这才感到

冷汗顺着脊柱蔓延。

“不敢。”桑平原低下头，恭恭敬敬地回答。

“那是什么意思？开玩笑？恶作剧？记住，这里是国境线！”司令员痛心疾首，“我要是没记错的话，你今年也有三十八岁了，怎么还没长大！”

“司令员您一点也没记错，我今年整整三十八岁。”桑平原说着，心里一阵感动。偌大的边防部队，千军万马，司令员竟还记得他的年龄，不禁喉头湿热。

司令员可没有这么温情脉脉，他胸前背后冷汗还未干呢！“桑平原，为了你今天的举动，你应该受到处分！”

“受处分正是我求之不得的事情，谢谢司令员！”桑平原把手枪放进衣兜，端端正正地给司令员行了个军礼。躯干笔直如杨，军姿潇洒风流，好一个英俊精悍的青年军官。

今天晚上真真撞见鬼了！司令员原本不过是想吓唬吓唬这个胆大妄为的兵，现在却引起了真正的疑惑和焦虑。如今的军人，怎么变成这个样子？！

“桑平原，在边防一线，持枪威胁军事指挥员，军中无戏言。我不但可以处分你，还可以把你送上军事法庭。”司令员冷漠地说，话语中有着不可抗拒的威严。

“这……”年轻漂亮的青年军官傻眼了。原只想和司令员谈谈心

里话，不料事情闹得这样不可收拾，乱子大了。“司令员，我并没有威胁您，不过是……”桑平原嗫嚅着。

“不过是给我腰眼搔搔痒痒，是吗？”司令员的声调依旧冷冰冰。

桑平原不敢点头，也不敢摇头。

小伙子，你到底还是草鸡了。司令员动了恻隐之心，忽又想起一个极重要的问题：“能把您口袋里的那根痒痒挠子给我看看吗？”

他对武器有一种近乎病态的嗜好。

桑平原如遇大赦，双手把枪捧过来。

在两人交接的那一刹那，司令员哑然失笑。当然，他没让桑平原看出来。事情尚未分明，他还需要保持足够的威慑力。

手枪很精彩。即使在稀薄的星光下，乌黑的枪身仍旧反射出耀眼的银斑。司令员特意摸了摸曾给他带来极大震惊的枪口，它油光水滑。唯一与想象中不同的是，它不是冰冷如水，而是散发着些许暖气。

司令员用指甲弹弹枪身，蓬松啞哑。

这是一支木头手枪。硬木，很沉。

“你做的？”司令员平和地问。

“是。”桑平原回答。他还没从军事法庭上走下来。

“手艺不错。”司令员不无羡慕地说。他对每个行当的好手都很尊重。

“我父亲是木匠。”桑平原多少恢复了常态。

“他老人家可好？”司令员这一句问话，既有上级对下级的关切，

也有例行公事的成分。

“五年前去世了。电报转到边防站，都已经是火化后的第三天了。”桑平原平静地说。

司令员原想安慰部下几句，看看他的脸色，知道不用了。这在部队的确是很平常的事。

“家里还有什么人？”

“母亲重病卧床，唯一的妹妹就要出嫁……”桑平原动容。对于死去的亲人，他还能达观，想起辗转反侧的妈妈，他实在控制不住自己。

司令员仰天叹了一口气。

山很高，风很硬。夜色苍茫，冰山反射出琉璃瓦样的光泽，像巨大的屏风，隔断了思乡的目光。目光却如锥如铁，刺穿无数关山，鸟一样地向东飞行，直至栖落在一处破旧而又无比亲切的屋檐下。天亮了，目光便敛起受伤的翅膀，箭一样地飞回遥远的边陲，重新审视国境线上的每一块石头、每一粒沙尘。

“这手枪是给孩子的吧？”司令员问。换个题目吧！他不愿纠缠这种压抑。

“是。”桑平原吝啬地不肯多说一字。

“你儿子一定像你一样淘气。”司令员的脸上浮现出老人的微笑。

“报告司令员，不是儿子，是女儿。”

“噢？女孩子也这么喜欢枪？”司令员有些惊异，心里便喜欢这个小姑娘。

“军人的孩子，除了枪，还能见到什么？老师说，她是个很有天赋的孩子，在这儿山沟里再待下去，孩子就耽误了。”桑平原的音调流露出软弱。

这里是游荡不定的牧区小学，桑平原说的是实情。一人当兵，就要上不孝父母，下对不住子孙吗？司令员也惆怅了。他下意识地抚摸着枪身，枪身有一根小小的木刺。他用力将木刺拽去，又用粗砺的指肚将毛茬儿打磨平滑。

“你家属随军了？”

“我找的是本地人。”桑平原低声道。

司令员悚然不语。多精干的小伙子，怎么找了本地人？当然，本地姑娘也没什么不好，婚姻自主嘛！但这其中多半有烦恼史，边防军人的恋爱史，顺顺当当的少。他不想深问了。

接岗的哨兵来了。两小时一班哨。

“你接着看电影吧。你的哨我来上。”顷刻，桑平原一扫委顿之情，双目炯炯，英姿凛然，口气有着毋庸置疑的权威。

一俟士兵一溜小跑出了视野，桑平原又像被抽了大筋，疲软下来。

“你半夜三更兵谏我这老头子，总有比聊家常更重要的话要说

吧。”司令员有几分玩笑，但更多的是关怀地说。

桑平原摘下皮军帽，从帽顶衬里处拿出一张纸。

“眼睛老花了，回去戴上镜子才能看。有什么，你就说吧。”司令员接过这张带着桑平原大脑温度的纸片，“噢，还是复写的。”

“这是我的转业报告。请首长根据我的具体情况，予以考虑。在这之前，我一定会站好最后一班岗。这些天，我一直想找个时间，同首长好好谈一谈，总没有合适的机会。刚才看到您上山来查哨，就搞了个突然袭击，请首长原谅。”桑平原的方脸在星光下也显出红色，但话很坚决。

“你是我最好的边防站教导员之一。”司令员很像一位老农在称赞他的一块好地。

“我也是您最老的边防站教导员之一。”桑平原半是提醒半是辩驳。

是啊！作为教导员，桑平原已不再年轻。他应该早些上军校，早些被提拔，但世间有些事总是阴错阳差，总留下难以弥补的缺憾。

“在我面前，你没有资格说老。”

“是。司令员。但没有几个人能升到您现在的职位，一万个人当中也没有一个。军队是年轻人的事业，我感到我该走了。”桑平原并不退缩。

“如果我不批你呢？”司令员不喜欢对军队这么绝情的人，纵使你有千条一万条理由。

“那您就得把我提拔到团的位置上。人贵有自知之明，我的学历、身体都不符合要求了。作为一个公民对国防应尽的义务，我已经尽力而为了。希望组织上能批准我在年纪尚轻的情况下，再学着干点别的工作，给我的亲人们留下一点时间。”

如此赤裸裸，就像雪山一样，毫不遮掩。司令员最优秀的部下，阐述离开他的理由，竟如同邀功一般振振有词。多年来，部队要求转业者当中，鲜有如此露骨的。

司令员感到自己无力说服他。“研究一下吧。”他把桑平原的转业报告塞进衣袋。

“我已经准备了多份复写件，可以随时面交各位首长。”桑平原计划得挺周全。

“我记得你是扒火车来当的兵，对吧？”

“是的。我是您接来的兵。”桑平原拘谨起来，仿佛成为一个新兵。

司令员眯缝着眼，打量着桑平原，想找出当年S市那个瘦弱少年的影子。

接兵，是种植一茬军人的季节。你接过的兵，你就永远是他精神上的教父。

真是参军时难别亦难！

## 二

墙上贴着大红标语：是好儿男当兵去！

那时候，国防绿是世界上最醒目的色彩。当兵卫国，又威武又风光，走南闯北，到处见识，开枪扔手榴弹，没准儿还能到前线打死美国鬼子苏修特务……年轻人的血被这些念头搅得冒气鼓泡，像一锅沸腾的粥。

报名参军的名单上，桑平原写的是血书。名单贴出来一看，才发现许多人写的都是血书，而且字比桑平原的大，颜色也更鲜艳。

“我的血稀。”桑平原沮丧。

“不是你的血稀，是有的人掺了广告色。”王五一说。

王五一是桑平原的同班同学，贫农后代，真正的根正苗红。他是五一节生的，可惜他的学习成绩和这个光辉的节日一点也配不上。不过天下大乱之后，学习不好也成了光荣的事情，桑平原的品学兼优反成了不足挂齿的经历，两个人成了好朋友。

政审合格之后是检查身体。听说地方医院正闹派性，不堪信任，都由军医军护们检查，十分严格。

桑平原和王五一捏着体检表，像捏着自己的前途，在迷宫般的体检部，进这个门，出那个门，绕八卦阵一般。哪儿都要查，连肛门都查。王五一说：“要是当不上兵，真亏！查那儿的时候，我直想拉屎。”

桑平原可不理睬这些小小的难受，他拿着体检表横竖端详：“怎么这表上有的画减号，有的还要在减号上再串一个零，跟吃得只剩一个的糖葫芦似的？”

“那叫双重减号，省得你瞎改。”王五一学习不怎么样，这倒挺明白。

因为体检的人太多，护士指示他们甬按表格上的顺序，哪儿人少先上哪。查视力那儿总挤成一团，他俩最后才去。

墙上的视力表，经过无数双激动的视力扫描，已变得破旧不堪。横躺竖卧的“山”字，山头已模糊得看不清走向。桑平原平素视力极好，不知怎么，第一只眼 1.5，第二只眼只有 0.9，整个一个斜眼。

轮到王五一了。他的眼睛锐利得像夜间出没的豹子，响当当硬邦邦两个 1.5。王五一兴奋得唾沫星子乱溅：“真可惜没有 2.0 这一项，不然我也能一瞧一个准！哎，你听人说过没有？空军招飞行员，视力表上都是些 C。就那么头发丝细的一点缺口，跟铁环似的，稍一走神就看成圆圈了。真的，不骗你！”

桑平原毫无兴趣。骗不骗他现在都无所谓了。关键是他是斜眼，是个斜眼！

看着好朋友垂头丧气，王五一说：“你哪只眼不好来着？”

“左眼。其实瞄准用右眼。再说十大元帅十大将里也有戴眼镜的。元帅都能戴眼镜，小兵就不行了？”桑平原不服，“我得跟接兵的讲理去！”